守望牧職
香港基督徒學會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香港九龍旺角塘尾道54-58號永利工業大廈9樓901室 | 2398-1699 | info@hkci.org.hk / www.hkci.org.hk
第6期2022.12 ■ 督印人：龔立人 ■ 主筆：何嘉衡
06

教會在疫情蔓延時

何嘉衡
研究及出版幹事

目前香港教會以不同方式應對防疫政策和維持教會聚會，較普遍的是以「網絡」為工具，以面對和舒緩疫情帶來的不便和限制。不過，網絡與聚會、牧養、關顧等各教會的日常要「結合」並不容易，當中有不少宗派傳統、神學、行政、實際操作上的考慮，亦要照顧會友的接受程度和投入感等等。今期《守望牧職》就是在這刻看似是「後」疫情的時間點，透過訪談不同的宗派教會、神學院等基督教機構和組織的牧者同工，為經歷了數年疫情的香港基督教會和基督徒，留下一點記錄和作一些展望。

前言

2020年全球大爆發的肺炎疫情為現代人類社會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隔離、減少出行、在家工作，甚至「封城」都曾在很短時間內完全改變大部分人的生活方式；日常生活習慣、工作、娛樂，甚至宗教生活都受影響。香港教會在牧養、神學、信徒培育、宣教、服務等各方面都遇到前所未有、複雜而且多變的處境。同工和教友

都被迫在短時間內適應疫情帶來的教會生活轉變，教會則要改變行之多年的運作模式，包括崇拜、團契、信徒培育和行政等等。

教會在疫情爆發初期，與其他組織和機構一樣，需要面對很多因防疫而出現的「新狀態」，例如要求會眾配戴口罩出席聚會，限制出席聚會的人數，鼓勵會眾留在家中參加線上直播崇拜和各類線上活動。直到疫情在香港全面爆發，市民被禁止跨家庭聚會，教會也一樣，甚至前所未有地要暫停「公開實體崇拜」；一點都不誇張，香港基督徒的「日常生活」被完全打亂。對於很多教牧同工而言，更是這兩三年來最需要適應的改變。

目前香港教會以不同方式應對防疫政策和維持教會聚會，較普遍的是以「網絡」為工具，以面對和舒緩疫情帶來的不便和限制。不過，網絡與聚會、牧養、關顧等各教會的日常要「結合」並不容易，當中有不少宗派傳統、神學、行政、實際操作上的考慮，亦要照顧會友的接受程度和投入感等等。這些不同的因素，使眾教會在疫情期間有類似但又不同的做法來繼續信徒的信仰生活。其中的種種舉措和信徒的反應，非常值得觀察告和反思。

今期《守望牧職》就是在這刻看似是「後」疫情的時間點，透過訪談不同的宗派教會、神學院等基督教機構和組織的牧者同工，為歷經了數年疫情的香港基督教會和基督徒，留下一點記錄和作一些展望。

疫情下的崇拜

2019-20年開始全球爆發的肺炎疫情為教會帶來的最大影響，就是「防疫」這公共衛生理由所帶來的限制，特別是對「聚會人數」或「聚會家庭數目」的限制。自香港開埠以來，教會聚會近乎沒有受過任何限制，是故肺炎疫情帶來的影響可謂前所未見。

疫情在香港爆發後，香港政府除了對餐廳、健身室、酒吧等場所，有一定防疫的限制外，亦對宗教場所實施管制，2022年初第五波疫情的時候，甚至嚴厲限制跨家庭聚會。不過，相信是因為不少香港人經歷過 2003年的「沙士」（SARS，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對「非典型肺炎」有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在肺炎疫情爆發初期，社會上下對疫情都十分警惕，嚴格的防疫政策並沒有引來社會太大反彈，大部分市民都願意配合，包括教會和基督徒。

記憶猶新，世界各地包括香港，2020年初都曾出現在宗教聚會感染肺炎的案例，例如韓國新天地教會群組和香港福慧精舍群組，造成大家對疫下的宗教聚會有一定意見，有不少人支持應在非常時期限制宗教聚會和聚會人數，以避免引發大規模感染。然而，必須承認，設限和加控是嚴重影響了教會的運作。

對於基督教會而言，主日崇拜是教會生活中最重要的聚會，當中有重要的禮儀和隱含在背後的神學觀，甚至舉行崇拜的建築空間和佈置也有一定的神學思想。疫情爆發前，大概沒有任何香港基督徒會想到，「星期日返崇拜」這種習以為常的信徒生活會變得不尋常，而且這種不尋常竟持續了最少三年時間。第五波疫情爆發時，基於當局為聚會人數設上限和疫苗通行證相關的規定，任何聚會——包括宗教聚會——都不能有超過兩個家庭以上的成員參與，使得教會即使改用網絡平台直播主日崇拜也遇到困難，因為不一定有足夠人手進行崇拜。

筆者從受訪者了解，疫情最初爆發時，他們所屬的教會已經開始嘗試在網絡直播或轉播主日崇拜，希望可以盡量減少會友參加實體崇拜而受感染的風險。有部分教會一向有將崇拜錄音和錄影的做法，但這些記錄通常不會向公眾發佈，只用作教會內部記錄或讓會友重溫；但這種已有的做法與直接在網絡平台上發佈崇拜直播是兩碼子的事。

對大部分教會而言，在短時間內開始網上直播主日崇拜其實是不容易的，最主要的困難是技術支援問題，同時也有神學討論在背後。天主教香港教區聖十字架堂會友Oscar表示，天主教香港教區從一開始已經按照政府傳達給教會的防疫政策作配合，2022年2月15日開始，更暫停所有公開彌撒，改為網上直播。[1] 由於天主教香港教區的資源和人手都相對較多，有能力準備一定數量的「直播背包」租借予堂區。「直播背包」內有一般進行直播需要的器材，如智能電話（iphone)、腳架等，方便堂區在主日進行彌撒直播。Oscar說最初部分堂區都會租借直播背包，後來差不多所有堂區都有了自己的直播工具，不但直播彌撒，也直播其他活動。同時，由於天主教香港教區體制相對龐大，本來就聘請了不少同工，所以在第五波疫情最嚴重和防疫政策最嚴厲的時候，教區仍然有足夠人手可以到不同堂區支援彌撒；相比之下，部分基督新教教會，會因為非受薪義工和實習神學生在雷厲風行的管制人數政策下，無法回到教會協助崇拜。[2]

另一位受訪的會友Yoyo表示疫情之下，因為會友無法回到教會崇拜，加上有一段短時期禁止跨家庭聚會，所以教會崇拜的氣氛大不如前，弟兄姊妹甚至覺得有隔膜。但是又正因為教會作崇拜網上直播，又以網絡平台繼續教會活動，所以已離港的會友仍然可以參與崇拜，甚至參與服事，使「崇拜」一方面像是彼此隔絕了，但同時又有了另一種連結的可能。

筆者在訪談中發現原來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使用什麼平台進行崇拜直播？」在不同宗派教會的教牧眼中，既牽涉神學思想，也牽涉教會行政，因此在選擇直播平台時，各有其考慮和制定一套可以對外解釋的說法。例如天主教香港教區從一開始進行彌撒直播的時候，就已經選定YOUTUBE作為直播平台。會友Oscar表示，YOUTUBE是相對地開放，任何人只要拿到彌撒直播的連結，就能透過不同的電子器材收看，不需要平台帳號，也不需要預先登記。這

種「方便」符合了天主教會認為教會和彌撒要為所有人開放，任何人都能夠接觸上主和接受來自上主的愛的神學觀。而長老制或會友制，以及浸信會的牧者，首要的考慮是行政和規章。部分教會的會友大會其投票權與崇拜出席率掛勾，而且相關的規定已寫入教會規章裡；因此，教會理論上須要確實執行相關的行政規定。沒有疫情的時候，教會的確可以每個主日都計算會友出席率，只是當網上平台可以匿名參加崇拜，或是根本不會顯示出席名單的時候，教會行政上的需要和防疫的需要該如何平衡？

筆者跟王家輝牧師（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林津牧師（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以及同工Maggie傾談過，以他們所知，好些堂會近年已因不同原因逐步放寬點算出席率，其中之一是有些會友本來就不習慣每星期點名，所以雖然有相關規定，但沒有非常嚴格執行。王家輝牧師表示，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的確有部分堂會認為需要計算會友的崇拜出席率，但同時有教牧同工認為教會是開放予所有人的教會；因此有些堂會想出折衷做法，崇拜直播同時放在YOUTUBE和FACEBOOK兩個平台上。YOUTUBE的直播連結會公開與公眾，又鼓勵會友同時使用FACEBOOK參與網上崇拜直播，以方便統計出席人數。

可見，不同教會在疫情期間直播崇拜和彌撒的考慮，從最基本的一步——「選擇直播平台」，就遇上神學觀、行政措施、實際防疫政策要求等等，與科技之間有趣的張力和關係。其中最能體現種種張力的，一定是某些教會重要的禮儀，例如聖餐禮與洗禮。

疫情下的聖禮

可能有人會認為，禮儀在教會中只是行禮如儀的死板習慣，但無論如何，聖禮是信仰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先不論天主教會的傳統，即使在宗教改革後大量「減少」聖禮的新教教會及宗派，其

實仍保留不少認定的聖禮，包括洗禮和聖餐禮。這些禮儀在疫情期間無疑受到嚴重影響，因為會友根本無法親身在現實中參與，也無法親歷在其中體驗禮儀所帶來的氛圍與連結。

I）聖餐禮

不同宗派有不同的聖餐觀，當中牽涉到很多神學觀念，例如聖餐與耶穌基督的關係，聖餐的目的，耶穌基督的臨在等等。了解宗教改革時期歷史的教內教外朋友，相信也知道教會可以因為聖餐觀的不同而分裂，或者引發嚴重衝突，可見聖餐之於教會的重要性。

對於基督新教教徒而言，天主教會禮儀應該是最熟悉但又陌生的禮儀，很多時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禮儀只是在翻譯上有分別，或是只有一些細節不同。不過在疫情期間，天主教會香港教區使用的聖餐禮儀，可能是天主教徒也沒有留意過的。天主教會其中一種與大部分新教宗派不同的神學觀，是天主教會的聖餐觀是「變質説」，也就是聖餐中的餅和酒，在神職人員進行聖餐禮後，會「變成」耶穌基督的身體和寶血。在這種神學、傳統和禮儀的指導下，天主教香港教區透過網上直播彌撒，起用了相信不曾在香港實踐的傳統——「神領聖體」。

Oscar在受訪時特別解釋，目前天主教香港教區施行的神領聖體禮儀和神領聖體，已經由香港教區的禮儀委員會及相關神父確認，完全合符天主教會的神學和禮儀觀。整個神領聖體禮儀過程在堂區網上彌撒的聖餐禮時段內，在直播畫面中展示聖體圖片，配合神領聖體的禮儀和念頌神領聖體經來領受聖體。筆者後來在網絡亦搜尋到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主席羅國輝神父撰寫的解説神領聖體的文章〈有關神領聖體〉[3]，文中羅國輝神父對神領聖體作了簡單的解釋。

根據羅神父的文章，天主教的神領聖體禮儀，與教會傳統悠

長，而且會友身處在歐洲不同地區有關。當會友無法親身到教堂，或到有聖品的神職人員所在之處領受聖餐的時候，便可以透過神領聖體禮儀來領受聖餐。這種禮儀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後就逐漸淡出信徒的信仰生活，但是在這次疫情期間，又重新變成了天主教香港教區很重要的禮儀和信徒信仰生活的一部分。

與天主教會聖餐觀完全相反，其一是宗派教會信行的「紀念說」，就是不認為聖餐會因為禮儀發生任何改變，聖餐禮純粹「為的是紀念」。Maggie所服事的宗派教會正是奉行「紀念說」，不過因疫情好一段時間無法舉行實體崇拜，所以宗派內負責聖禮及其神學的教牧們，初期用了兩至三星期討論相關神學及應對的禮儀；也試過暫停聖餐數星期，直到教會有具體方案。

「紀念說」的一個重點是，弟兄姊妹必須在教會群體中「領受」聖餐，所以不接受各自準備，要求大家親身回到所屬堂會領取獨立包裝的聖餐餅和酒，在主日崇拜直播時，一同參與聖餐禮。Maggie特別提及該宗派在神學上本來就傾向認為，信徒群體「同時」與「同地」一同領受聖餐是聖餐禮重要的本質。在這個特別時期裡，虛擬空間仍被視為「同地」，所以會友參加線上崇拜直播時，可以與其他會友一同崇拜和領受聖餐。

這種對「同時」和「同地」的重視，使Maggie所服事的教會有一種很特殊的做法，在崇拜直播結束後，將網絡平台自動儲存並轉換成影片的崇拜過程「下架」，待同工完成剪輯後，才重新上載。所謂「剪輯」其實就是將影片內的聖餐禮片段刪去，所以重新上載的影片就只是一般的崇拜，「成功地」固守了該宗派認為聖餐應該是信徒在「同時」和「同地」領受的觀念。

中華基督教會和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的聖餐觀比較接近，屬「臨在說」或接近臨在說。臨在說是指牧者以合適的禮儀施行聖餐

禮時，餅和酒並不會「變質」，但領受者能在聖餐禮中透過聖靈，經歷到基督的同在。王家輝牧師表示，由於中華基督教會重視會友參與，並在聖餐禮中體會基督同在，以及與其他基督徒連結之經驗，所以該會並不接受網上聖餐禮。疫情在香港爆發後，該會的堂會沒有立即停止聖餐禮，有堂會透過安排以家庭為單位的會友，在每主日回教會領受聖餐；一直到2022年初疫情最嚴重，政府嚴格規定不能進行任何跨家庭聚會，聖餐禮才被迫完全停止了大概兩星期。

同樣在聖餐觀上接近臨在説的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在疫情期間，亦面對會友無法親身回到教會參與聖餐的情況。林津牧師表示，牧師部自疫情在香港爆發開始，就對網上聖餐一事沒有共識，因為各位牧師對「虛擬空間有沒有臨在」沒有共識。因此，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在疫情期間沒有舉行過任何網上聖餐，部分堂會則個別邀請會友回堂會領聖餐。另外，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一向都有「延展聖餐」的傳統，所以疫情期間宣教師和義務同工仍然可以將已祝聖的餅與酒帶到有需要的會友家中，讓他們不用停守聖餐。其實有不少教會亦用類似的方法，在疫情下繼續聖餐的傳統及維持基督徒在聖餐中的連結——「真實地以聖餐牧養」。

II）洗禮

相對於聖餐禮，受訪的牧者表示，教會看待洗禮向來更具彈性，不一定會因應疫情去討論和制定相關安排，也不大可能為教會帶來衝突。有教會認為，洗禮是絕對不能馬虎的，是故堂會內可能設有專用的洗禮池，洗禮者必須全身浸入池中，才算是理論上「正確的」洗禮。Maggie提到她所屬的教會理論上堅持「浸過全身的洗禮」，但在特殊情況下會接受灑水禮，疫情正正就是「特殊情況」。話雖如此，不過她所屬之堂會在疫情期間有大概一年半時間完全暫停洗禮，最近才逐步恢復。同時，據王家輝牧師所知，部分浸信會牧者亦接受醫院的臨終病人不以「浸禮」形式受洗，因為他們不太

可能離開病床；若病者在人生最後的時光向院牧或同工決志，教牧亦會接受以灑水代替浸禮。至於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在防疫政策規範下，繼續維持洗禮，只是過往有親人和朋友出席在現場見證整個過程，疫情期間就只有接受洗禮的會友獨自回到教會，親友只能在網絡上觀禮。

談洗禮，也要看看「慕道班」（或稱洗禮班）的情況。教會普遍要求打算洗禮的會友先參加慕道班，以教導他（們）重要的神學思想，也讓牧者近距離觀察他（們）是否適合接受洗禮加入教會。疫情期間，實體慕道班辦不成，只好轉移在虛擬世界裡進行。不過林津牧師說他服侍的觀塘堂在最近三年，都不接受只有參與網上崇拜的慕道者申請洗禮，只有參與過實體崇拜的慕道者申請洗禮才會被考慮。此外，雖然慕道班轉為ZOOM型式進行，但參與者必須全程開著鏡頭。同工Maggie服事的教會也有同樣的守則，如果會友沒有全程開著鏡頭，就會被視為缺席當日的慕道班；如果沒有一定的出席率，即使完成慕道班都不能接受洗禮。

教會傳統還有臨終洗禮。以往教牧同工會到醫院探望會友的臨終親屬，幫他們決志和進行臨終洗禮；但在疫情之下進入醫院探訪變得萬分困難，直系親屬都未必可以探望在醫院的親友，更莫論教牧同工。因此，醫院裡的院牧就成為了非常重要的「橋樑」，特別是要進行臨終洗禮的時候，都由院牧進行相關程序；無法進入病房的教牧同工透過視像工具或拍攝以見證洗禮，之後再追認病患的會籍。受訪的牧者表示，臨終洗禮的意義在於尊重家屬的心願，對他們而言有安慰作用；因為信主的家屬會擔心親人若沒有接受洗禮，就無法在天堂再見。在疫情下，教牧和臨終病患的確有著無法避免的疏離與隔絕，但是堂會與醫院院牧合作，院牧負責探訪、關懷問候、決志，甚至洗禮，最後堂會再透過其他方式追認，總算是仍然可以與家屬和病患建立關係。

疫情下的宣教牧養

不論是訪問、觀察、報導還是分享，絕對不難發現疫情下的牧養工作非常困難。不少教會本來習慣的宣教與牧養模式，都是透過活動、佈道會、探訪、聚會等方式進行，疫情下卻不得不讓步，例如近年不少教會喜歡舉辦的啟發課程（Alpha course），或是常有的教會活動入學校、入老人院、入院舍等，無奈都要暫停。

受訪教牧反映同工與會友之間的交流是減少了，教牧對其會友的認識也是停滯了，這對於教會的牧養工作是非常不利。不過，林津牧師認為除非教會不再牧養會友，不然就一定要找方法繼續，只是在短時間內要思變，尋找新常態下的牧養模式並不容易。例如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觀塘堂曾在疫情期間嘗試舉辦網上佈道會，但事後的跟進工作十分困難，所以同工最後一致認為教會須要轉換慣常的宣教方式，這可是大部分該會教牧同工目前認為最重要的反思與討論事項。

教牧同工意識到，不能純粹把一貫的宣教手法在網絡世界完全複製一次。因為網絡工具和平台有其獨特的生態與使用習慣，加上沒有實體的面對面接觸，通常成效不佳。教會投入了資源，但接觸到的人數大不如前，後續的跟進工作也是事倍功半。同工只能透過電話與長者或病患表達關心，或者在長者家中的情況許可下登門造訪，教會與這些群體的關係，看來真的比疫情前疏遠許多。有牧者坦承，雖然仍可繼續以網絡工具聯繫年長會友，但是數位落差仍然是疫情期間難以解決的問題。如果有長者的家人幫忙，甚或長者懂得使用網絡工具，通常不成問題；但始終是少數，更多長者是無法熟練地操作電子產品和使用網絡工具，正是關顧和牧養上暫時仍然無法解決的困難。

透過訪問和觀察，發現對擁有較多資源的教會而言，疫情對教

會宣教和牧養的影響相對較少（不過也只是相對），因為有經濟條件可以在短時間內添置合適器材，盡量轉換牧養工作的模式。例如Maggie服侍的教會，便在這兩、三年間在教會內增設舉辦網上活動的器材，她說即使疫情過去，教會決定會繼續部分活動的網絡直播或互動。因為網上活動和聚會，的確可以維繫和吸引一些過去實體活動無法接觸的人；而且網上活動與現行的事工並不衝撞，也能讓過去不太多接觸的朋友投入教會生活，一舉數得。相反，對於部分人力和數位資源不足的教會而言，進行主日崇拜的直播可能已經是不容易的事，更遑論活動或聚會直播。例如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在疫情期間就試過由總議會舉行主日崇拜，再讓各堂會轉播主日崇拜的直播，皆因恐怕部分小堂會沒有足夠人力直播自己的主日崇拜。

另一個非常大的衝擊，是教會因為「宗教場所」受防疫條例規定，要求出席崇拜者必須是已接種最少三針疫苗。受訪的教牧同工都同意，教會的確不能接受人們被分成「已打針」與「未打針」，繼而將後者拒之於教會門外，這是完全違反教會一直以來的傳統與教導。但是不少教會仍然會基於不同的原因遵守相關規定，舉例部分與學校、社福機構共用空間的教會，因為學校和社福機構日常必須嚴格地執行疫苗通行證的相關措施，例如不能讓健康碼為紅碼的人士進入校園，必須完成接種三針疫苗，或者需要進出者提供當日快速檢測的證明等等。當教會需要與這些機構共處，自然會更小心遵守防疫政策，避免損害彼此間的互信與合作；因此目前的防疫政策似是對這類型的教會影響甚於擁有自己空間的教會。

「疫苗通行證」措施帶來的另一衝擊，是規定五歲以上的兒童須要使用疫苗通行證進入「宗教場所」。不少教牧反映，家長通常會帶孩子一起去教會，自己去崇拜，孩子去上兒童主日學、兒童崇拜或相關主日活動；所以兒童能否與家長一齊到教會，是家長會否「返教會」的重要考慮。目前疫苗通行證的規定，使不少因擔心疫苗安全而選擇不讓孩子接種的家長，因為孩子無法在主日到教會等

宗教場所，而直接選擇自己也不去教會參加崇拜。至於主日崇拜是先讓兒童參與，直到講道前才會安排兒童到別的地方參與兒童主日學的教會，主日崇拜同樣受到嚴重影響。有受訪的教牧同工表示，在主日回到教會，並參與兒童主日學的兒童數目驟然減少一半，也直接影響家長的出席和參與。

Robert 是兒童主日學導師，他對香港基督教會沒有對疫苗通行證作出實質的反應或反對感到失望，他認為教會應該早在成人疫苗通行證實施的時候就發聲，因為教會不應該接受用疫苗通行證將人分類，不論是成人還是兒童都不應該被分成「有打針」與「沒有打針」。Robert 說其所屬教會的家庭團契同樣受到嚴重影響，因為擔心打針會有不良後果，也因為擔心不打針外出又容易染疫，結果乾脆齊齊留在家裡，孩子沒有教會生活，家長也失去團契生活。他表示，疫苗通行證似是對選擇不接種疫苗人士的懲罰，有接種疫苗的人可以「如常生活」，沒有接種的人就處處受限，連主日崇拜都沒法參與。除非情況跟他的女兒一樣，曾感染肺炎並痊癒，才能獲得半年「返教會的自由」。

某程度上，不少教會都嘗試打破或者縮窄這種由防疫政策造成的「隔絕」，例如會盡量減少在「宗教場所」內辦活動，去到能夠提供地方的會友家中聚會；又或是牧者定期到不同會友家中舉行家庭崇拜等等。這些都是積極的做法，值得參考，不過，防疫政策下的教會實在敵不過用來應對規限的資源不足、疫苗通行證令會眾對教會卻步等的種種難題，宣教與牧養的教會使命仍是前所未有地大受影響，甚至比疫情開始爆發的時候更甚。

疫情後的教會

疫情為香港教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影響，特別是對部分已經建立了行之經年的宣教和牧養模式的教會而言，更是被疫情打得措手

不及。與學校合作的學生工作、大型佈道會、啟發課程，甚至主日崇拜、兒童崇拜，都被疫情及隨之而來的防疫政策全數煞停。只是不少教會沒有放棄，都很努力在防疫與牧養之間，尋求更大的空間以繼續宣教和牧養工作；如此一來，反而打破了不少過去「行禮如儀」的宣教或牧養模式，並為教牧帶來了反思的空間。

林津牧師說，疫情令教牧醒覺教會一直都事工太多，令同工沒有空間反思與安靜。疫情的積極面是更新的契機，讓教會反思過往的牧養工作和將來應如何深化。疫情亦意外地使循道衛理堂會之間有更多合作，例如部分堂會沒有足夠的人力物力馬上轉換成網上直播崇拜，於是與附近的堂會「網上合堂」；也試過數個堂會一同舉辦網上活動，這都是沒有出現過的新合作模式。

類近的思考和求變，相信是不同的教會都在嘗試的事。社會狀態變化之大，甚至可以說是超越數次對香港影響甚為深遠的社會運動，若教會仍然無感，或是守株待兔，基本上就等於自行放棄上主交付教會的使命，只剩下空蕩蕩的軀殼，不如「宣告死亡」好了。

一樣很寶貴，值得注意的改變是，不少教牧都非常清楚，這次疫情帶來的轉變和背後的神學討論，很難在過去的經典或書籍中找到「解套」方式；但銀元的另一面正是，教會和信徒因此須要重新檢視神學的深度和闊度，發現我們從來沒看見的亮光，以支撐我們應對處境的信心和勇氣。王家輝牧師表示：「加爾文時代沒有『虛擬空間』的概念，信徒一定要以肉身出席崇拜，但現在可以網上現場直播，身處世界各地的信徒可以參與同一個崇拜。」這是十分典型的例子，疫情期間的社會狀態，防疫政策帶來的隔絕，反而令教會迫切地開始處境化思考、想像和反思，為要找到合符信仰的方式處理教會日常的事務，同時開闊了我們對神學的解釋和討論。

或者，疫情這一種需要教會急切作出重大轉變和離開舒適圈

的狀態，對於教會而言是很重要的契機，令教牧可以思考更多新做法和反思一貫的做法。教牧在受訪時都提到既然疫情期間教會不得不使用一些新方式來維持會友的信仰生活，在疫後應該仍會繼續，因為已經投放資源，所以不會因恢復「正常生活」而放棄已發展出來的新事工和新工具。例如教會在疫情之後，不會斷然取消崇拜直播，以方便會友，甚至是已離開香港的會友在線上參與；亦有同工提到教會會使用疫情期間添置的電子器材，繼續用網絡接觸過往教會不會接觸的人群；有教會在疫情期間開通了電子支付帳號，讓會友可以透過他們習慣的電子支付方式奉獻。這些做法不少是商業機構一直使用的營運方式，亦逐漸成為香港人的生活習慣，只是教會也是一直沒有追上這些所謂的「時代潮流」，疫情倒是迫著教會跟著潮流前進。

這次疫情某程度上亦是對教會提出了「如何將目光放於四面牆以外」的呼聲，希望教會可以放眼於聖堂、教會建築物、活動室之外的空間，思考更多教會能在「四面牆」以外做到的事。如果教會相信上主的救恩是毫無保留施予所有人，「如何與那些無法或者不想到『宗教場所』參與聚會的信徒和非信徒建立更緊密的關係？」就成了疫情期間，甚至是疫情之後，教會和基督徒依舊要思考的問題。當然思考過後，如何實踐和嘗試也十分重要，但相信經歷過今次疫情，不少基督徒都會發現「行動」並不困難，困難的只是如何離開習慣的舒適圈和習慣的教會觀，勇敢踏出改變的一步。

注釋

1. 香港教區主教公署秘書長辦公處通告，網頁：https://catholic.org.hk/cn20200213/，2020年2月13日。擷取時間：2022年9月15日。
2. 2022年2月第五波疫情期間，政府曾收緊防疫措施，按《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第599章）的規定，要求公眾地方群組聚集人數限制減至兩人，並禁止兩戶以上的人士在私人地方聚集。另外，宗教場所必須停止營業，除了舉行喪禮，以及五人為限（證婚牧師、一對新人和兩名見證人）的婚禮。
3. 羅國輝神父：〈有關神領聖體〉，公教報，2020年4月9日。網址：https://medium.com/@kungkaopo/%E6%9C%89%E9%97%9C%E7%A5%9E%E9%A0%98%E8%81%96%E9%AB%94-19e0af9eb987。

香港基督徒學會書庫

編號	書名	作者及編者	訂 價
HK07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 Ten-Year Experiment and Beyond	Edited by Rose Wu	$80.00
BS02	人性的呼喚	郭乃弘著	$60.00
BS04	馬可福音——十架的光輝	郭乃弘著	$70.00
BS05	性別意識與聖經詮釋	黃慧貞著	$70.00
BS07	恩典與界限——加爾文神學詮釋 #	陳廣培著	$120.00
CE02	政治教育在香港（增訂本二版）	梁恩榮／劉傑輝著	$80.00
CE05	香港政制發展（資料冊）	／	$20.00
CE06	公民教育——香港再造（會員75折）	梁恩榮／阮衛華	$108.00
CE07	傘緣未圓	蔡寶瓊／胡露茜合編	$92.80
CE08	囚錮的社工：15封給社工的信 #	邵家臻著	$98.00
CP01	更新地方教會的策略	郭乃弘著	$70.00
CP02	崇拜的更新	郭乃弘著	$60.00
CP03	人格素描與使命實踐【增修版】	翁傳鏗著	$70.00
CP04	生離死別的牧養關顧（二版）	梁國棟著	$100.00
CP05	我的牧職	郭乃弘著	$80.00
CS07	香港教會與社會運動	陳海文等著	$60.00
CS08	普世教會運動對政治經濟的反省	穆賀蘭／黃洛文譯	$45.00
CS09	基督教信仰與今日世界經濟	李倩儀譯	$45.00
CS10	共闖明天	郭乃弘著	$60.00

本會書籍，非會員正價八折，會員正價七折（特別註明除外）。此優惠只限於本會會址購買。

CS11	基督教信仰與香港社會發展	黃美玉編	$60.00
CS14	邁向新世紀的香港教會	郭乃弘著	$70.00
CS16	時代的把脈——福音在香港社會的邊緣人	陳慎慶編	$60.00
CS17	勸人與神和好——教會的身分	龔立人著	$80.00
CS18	糾纏的靈性：倫理、社會與宗教	龔立人著	$80.00
CS19	衝突與融合：後九七的香港教會與社會	陳慎慶等著	$60.00
CS21	宗教右派（會員75折）	羅永生／龔立人	$120.00
CS22	人・性 II 誰不是酷兒？	胡露茜／麥明儀合編	$88.00
CS23	耶穌，政治與公民抗命	歐陽文風著	$40.00
CS24	在暗角言説上主	龔立人著	$80.00
CS25	人・性 III 酷兒「釋」經	胡露茜/ 曾景恒合編	$108.00
FL02	三十年來情與理	沈宣仁著	$70.00
FL09	燃夢待天明	郭乃弘編	$50.00
FL11	既濟與未濟	江大惠著	$60.00
FL20	大德蘭與婦女靈修	許綺瑩著	$60.00
FL21	歷代靈修傳統巡禮（二版）	郭鴻標著	$80.00
FL22	新世紀的神學議程（上冊）二版	郭鴻標、堵建偉編	$100.00
FL25	我憶故我在（增訂版）	李清詞著	$60.00
FL27	同性戀的十字架	羅秉祥／龔立人	$88.00
FL28	我是教會的一根刺——信行三十年文集	胡露茜著	$128.00

新書

查詢電話：2398 1699，傳真：2787 4765，WhatsApp：9352 0864　聯絡人：鄧淑安女士。

《守望牧職》是新計劃「守望牧職」的其中一種實踐。在香港社會近年不同層面產生的變化中，學會除了實行自身既定的工作計劃，也思考如何支援教牧同工反思他們在社會的角色。就此，我們定下幾個目的：第一，為教牧同工提供對社會議題有厚度的認識，特別是神學和基督徒參與；第二，組織和推動教會與社區對話，甚至尋找合作可能，為建構社區的公民素質和健康的心理質素一同努力；第三，建構神學和信仰反省，豐富對牧職的想像。《守望牧職》正是以文字來實踐這三個目的。

學會每年財赤達五十萬，但沒有影響我們放慢使命。我們仍努力投入建立一個讓人有尊嚴的社會，並支援教會回應上主的使命。我們需要你們的同行。你們一句打氣的話、一點金錢的捐助是我們動力之一。

捐款方法：

- 劃線支票 — 抬頭「香港基督徒學會有限公司」或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Ltd.
  請將劃線支票連同姓名及聯絡方法寄往本會地址，或直接存入支票並通知本會。
- 銀行入賬 — 香港匯豐銀行，戶口號碼：196-035927-001。
  請將入數紙連同姓名及聯絡方法透過whatsapp (93520864)、電郵或傳真通知本會。

地址：香港九龍旺角塘尾道54-58號永利工業大廈 9/F 901室
電話：（852）2398 1699｜傳真：（852）2787 4765｜電郵：info@hkci.org.hk
凡捐款港幣100元或以上，可憑捐款收據申請減免稅款。

守望
牧
職